

村上有一户人家，母亲七十多岁了。十年前，这位母亲的丈夫中风了，时隔一月，儿子也中风了，家里一下子有了两个病人，都不会说话，但都会吃喝拉撒。这样的日子叫什么日子，不经历的人无法说出苦恼，经历的人也不全苦恼，但谁都不希望去经历。母亲里里外外跑出去走进，天天侍奉着眼前的两位亲人，一晃已经十年了。

十年后，儿子有了些知觉，第一反应，是眼眶里有了泪水。眼泪为谁而流？为母亲。是的，老母亲是儿子用来侍奉的、赡养的、敬孝的，可现在反而让母亲爱着、敬着、忙着，也累着。母亲每天的任务就是给儿子擦身、按摩、洗衣、换衣、喂药喂饭，最脏、最累，都做了。那时的儿子总是泪流满面，母亲一边忙，一边劝导儿子：男人呀，哭啥？娘是儿子的，儿子是娘的，应该做的！别哭！至少不能在母亲面前哭，儿子心里知道但眼睛做不到。

前几月，儿子突然嘴唇会哑了，也出现了嗯嗯呜呜的声音，像一两岁孩子的学舌，口齿不清，断

断续续。母亲大喜，告诉左邻右舍：儿子会说话了。村上的人全去了，想祝贺一下，想告诉孩子十年来做母亲的辛苦，一到房间就想对话，对话了半天后发现，其实儿子只会叽哩哇啦，词眼一个也听不清。但在母亲眼里，这就是儿子的说话，犹如小时候母亲想听自己孩子的第一声呼唤一样。

又是一年过去了，我母亲告诉我，那个儿子现在真的会说话了，让我也去看看。说起来他们也是我们很远房的亲戚，已经不来往了，去也是表达一下对这位可怜母亲的尊敬。看着蜷缩在床的亲戚，我心里咯噔了几下，亲见耳听更为心酸，逼仄的房子，邋遢的硬床，大小不一的长凳，混合馊味、药味、臭味的空间，告诉我什么叫生活，生活就是料理家务。啊啊呜呜地交流了半天，半天里我只听懂他一两句话，大概意思是：我要活着，活着了母亲就开心。第二句话的意思是：自己生毛病痛苦，母亲服侍生病人全是辛苦。

我出来后，心里特别紧张，无法平静，“活着了



猫咪 (钢笔画) 陆锡民

母亲就开心”的话一直在脑子里盘旋。长病无孝子一半事实是，摊着母亲就不是了，母亲就是一生一世的服侍。我想了很多，突然想到了海子，还把海子的“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句背了一遍。无限感慨，无限矛盾，即使是诗人，说与做，总是有些距离的。

海子自杀了，这个叫做查海生的孩子在另一个世界里安然无恙，但他应该知道，也就在这一天，天还没有亮透，因小脚而迈不得大步的母亲早在灶前忙碌了几个小时后，她在锅灶的烟气里熬好了一锅红米粥，一锅哎，红米粥哎。

这是给儿子海子吃的呀！这位善良的母亲，就是儿子远在北京，也要以这样一种传统、虔诚的方式遥祝读书的儿子身体健康，学业长进，日子过得比她更幸福。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景，怎样的心境？

海子一死百了，无念人生。他母亲呢？在那个雨水连绵的乡村三月，海子的骨灰，被好心人送到了母亲居住的查湾村，就在门前300多米的树林下，垒起了一座土坟，海子就在里头，母亲就站在外头。从此，出门进门，进门出门，母亲的视线一刻都没有离开过儿子的土坟。在乡下的淅淅沥沥雨声里，母亲哭她的儿子海生，呼唤儿子回来看看她，直到哭干了眼泪，哭瞎了双眼。经久的岁月里，皴裂的唇间呼唤的是孩子的乳名，痛苦的心间缠绕的是孩子灵魂。你想想，这坟墓里，陪同儿子入眠的还有些什么？我想沉痛地告诉海子：还有被你亲自碾碎的母亲的灵魂。

这对吗？这无论如何让人感觉这做儿子的不着调。几十年了，我心里一直想说，这个世界不欠你什么。爱母亲，与世界无关，与你的诗无关，与你的文章无关，与你的境遇

电影《不成问题的问题》里面，丁主任有一句应对上上下下的口头禅，叫做“不成问题”。树华农场的问题，根子就在这句“不成问题”。

大股东张老板家的菜篮子要丁主任填满；张家老爷爷过生日要丁主任出钱操办；来历不明的“全能艺术家”秦妙斋蹭吃蹭住；农场的园丁偷懒、偷盗、赌博……凡此种种，丁主任都答以“不成问题”。在一系列“不成问题”的过程中，农场应有的盈利被侵蚀殆尽。园丁不必对主任负责；主任没有对股东负责，而是饱一个坑一个；最严重的是，股东们也没有对自己的投资负责。树华农场的盈亏，他们并不放在心上……

根据老舍小说改编的剧本保持了小说冷静和客观的基调，没有捶胸顿足，没有义愤填膺。影片是黑白的；演员的表演是内敛的；电影画面多是中景和远景，特写镜头甚少。影片的氛围、对白和叙事节奏，令观众觉得，这部电影的出品年月是上世纪四十年代。

老舍的这部小说创作于1943年，74年前发生在树华农场的故事，今日看来，仍然有现实意义。老舍的笔触是冷静的、

温和的，笔锋所向，却是对中国人以及中国文化的观察。在同时代的作家当中，老舍最具讽刺才华，堪称作家中的翘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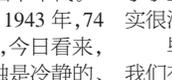
鲁迅先生说过，“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娜拉走后怎样》）。这句断语，1943年未过时；时至今日，在某些地方、某些人身上，依然没有过时。

电影所阐述的，正是鲁迅先生搬桌子之难的断语。凡是触及既得利益的变革，定是千难万难。改革者单有崇高的理想、一身的本领，往往并不能成事。他面对的，是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者、是并不坚定的授权者，还有尤太太这样“为你好”的猪队友……至于“树华农场”的未来，除了“尤大兴”，又有谁会在意？在不远的将来，“树华农场”倒闭了，圆润如丁务源者，定能再次找到既不费力又能赚很多钱的差事，反正“张老爷三太太”们少不了丁主任这般贴心的下属。问题所在，其实很清楚很明白。

毕竟，时代不同了。对于改革，如今我们有足够的信心乐观其成。

问题所在

孔曦



边看边聊

又在河畔散步，一条南北走向的河流，无声流淌着。从乡下迁居到城镇已有十多年了。邻水而居，跟乡下家屋后有一条小河流过，几乎一样的感觉，只是乡居的小河是东西走向的。

此刻，这条河中波浪碎碎地流着，对岸房子和绿树模糊地在河里轻摇着，河里淌着蓝天白云，那白云今天不是一朵朵的，而是一条条的，布满蓝天。突然，河中有了一个个小小的圆点，然后扩散开来，成了不断扩大的圆圈的涟漪，那一定是一条小鱼在游。这情景很

是美好。我伫立河边良久，等待着涌现出第二次涟漪的出现。终于如愿以偿，这一次的涟漪比刚才的大了许多。这时我低头看看河畔的亲水平台，颇有点吃惊。几天不来，这亲水平台上星星点点布下了白的颜色，比前几天多了不少。此时正有一只洁白的夜鹭划过水面。我知道这亲水平台上的白色斑痕正是夜鹭排泄留下的杰作。又一只白鹭飞过来，追逐着刚才的那只白鹭，很自在很开心的模样。

这条河原本清澈过，那要追溯到半个世纪前了。后来，逐渐地被污染了，慢慢变浑变浊了，乃至逸出异味。河里流过烂木朽草，流过白色的塑料袋和沉不了的塑料饭盒……也看见每年有大型的船只开进来清淤，因为河床变浅了，清淤的船把这条河搅得满是泥炭，蜗牛般的进展，难以将整条河清理干净。

终于有了大动作，将沿河的违章建筑拆除，这恐怕是从源头上找到了治河良方。那些违章建筑里有开饭店的、加工大理石的、住着没有下水道的临时人家，好多人家呵！拆违的工作面广量大，大工程呀。我看到一辆辆吊车，一台台推土机，日日夜夜地忙碌着；我更知道这背后政府工作人员在日日夜夜地辛劳着。有了一个河长负责制的新名词，

一条河的清晨

赵春华

是当地最高领导的担当吧？后来把那些捕鱼抄螺蛳的小划子船也管起来了。一叶扁舟，烟雨江南，这诗意的景致也给一笔抹去了呢。后来才知道，为了保护水资源，原来那些捕捞证都收起来了，再捕捞属于非法啦。我心中释然了。

我喜欢钓鱼，这些年舍近求远，与钓友驱车数十公里到江苏常熟垂钓，近一点的太仓沙溪也不时光顾。何也？那边河流污染少水质好，河里的鱼鲜美。然而，就在我居家的这条河里，渐渐地钓鱼的人多了起来，甚至夏天夜幕降临时分，星星还没绽放夜空，就有人在这条河边开始甩杆夜钓了。我想除了爱好垂钓，或许跟这条河的水质改善有些关系吧。果然，和我经常作伴远去江苏垂钓的一个钓友有一天欣喜地告诉我，他在这条家乡的河里一个清晨捞到了三两左右鲜虾！我知道，虾的生存要求似乎比鲫鱼等要高些。

我在想，我是不是也可以就近钓鱼了呢？一个人来到亲水平台，静静地盯着浮子，在波光潋滟里浮动着的钓杆的倒影。但是，第三天的清晨，我正在这条河畔漫步，一阵突突突的机器声轰鸣着呼啸而来，一条小船犁出条条汹涌的波浪，肯定不是打扫河流的清洁工……我心中也平静不下来了！

平日里儿子就是一个淘气鬼，爱疯、爱玩，经常在上学的路上和同学们打打闹闹，有时候就连后面的汽车在嘀嘀叫也不管，害得接他放学回家的老妈提心吊胆，生怕他给车子碰了，跟在后面大叫：“儿子别跑，小心车子！”自从今年学校里老师请来交警叔叔给他讲交通安全课，并发放一些交通事故的宣传手册给他看后，儿子就变了许多，回家时还让我到网上帮他查找小学生安全考试卷进行考试。小家伙还真不赖，居然考了个满分。看到自己考了100分，儿子高兴地说：“老爸，怎么样我考了100分，可别忘了给我买礼物啊！”想起和儿子事先的拉勾决定，就对儿子说：“走，咱们一起去买好吃的去了。”刚一出门

就听儿子在后面对我说：“老爸，你安全帽子忘记带了。”哎！这小子记性还真不差，出门时总是忘不了提醒我戴上安全帽。儿子个子比较小就坐在电动车前面，因急着要去超市里买东西，行车过十字路口时，虽真没想到平时不注意交通安全意识的儿子自从学习了小学生交通安全法后，变得懂事很多，还不时提醒我注意这、注意那，活脱脱的一个小老师模样。

到超市后给儿子买好吃喝的东西，便带着儿子到附近的公园里玩，一路上儿子喝完手中的饮料，却一直把瓶子拿在手里，我便对他说：“扔了吧。”他说路上又没有垃圾桶，我说扔马路边上没事的，这里都是草。儿子说，我们要爱护环境，垃圾扔草里，草要枯萎的，变黄的。一听儿子这样说，我真的无言以对，自感惭愧。看来一直以儿子老师自称的我，现在倒个头来变成了儿子的学生。不过这角色互换我非常满意，因为孩子已经明白许多道理。

小小安全老师

桂孝树

然正是两红灯，可我朝左右看了看，没有车子经过便连忙冲了过去。儿子看到我闯红灯，在前面大叫起来：“老爸，现在是红灯亮啊！要停下来，警察叔叔说过不能闯红灯啊！”可以说一路上儿子嘴里说个不停，简直成了义务交通员，不是在道路的拐弯处有高楼高墙挡住提醒我按喇叭，就是在三岔路口让我减速慢行。

无关，与你的心情也无关。海子死后，一直有人写文章悼念海子，有一个作者的文章让我记住了，题目是《好好活着就是爱母亲》，我读后认同，也感动。做儿子的有责任和义务好好活着，因为好好活着就是爱母亲。是的，爱母亲就要好好活着，大道理不说，小道理少说，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直接。

所有的自杀都是有道理的，但所有的自杀都是有点问题的，不是你的，就是他的。但对于母亲，我们应该毫无商量地告诉你：这个世界，至少，母亲不欠你。所以，在母亲面前，人们没有资格戕害她给予的宝贵生命。这一想，理解了村上那个儿子之尽所以拼命活着的原因了，尽管他说不过话。

这一想，我还想去看他，在那里小坐，就是让他教我怎么对待母亲。

“饶头”

司享

现今商家的促销广告中，承诺买到一定数量的商品往往有赠品；即使是在小菜场菜买多了，也有送葱的。这些额外送的东西，在我的家乡（昆山）称为“饶头”。清乾隆年代的胡文英在《吴中方言考》中说“物之增益者曰饶头”。增益是商家送的，乃吸引顾客的手段。清道光年代的语言学家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中说：“今苏俗买物请益谓之饶头。”请益是讨的，反映贪小便宜顾客的行为。其实，送也好，讨也罢，都反映了商家和顾客的心理，无可非议。但对消费者而言，关键是要理性，避免在一送一讨之间买进了劣质品或者并不需要的东西。

七夕会

真没想到平时不注意交通安全意识的儿子自从学习了小学生交通安全法后，变得懂事很多，还不时提醒我注意这、注意那，活脱脱的一个小老师模样。到超市后给儿子买好吃喝的东西，便带着儿子到附近的公园里玩，一路上儿子喝完手中的饮料，却一直把瓶子拿在手里，我便对他说：“扔了吧。”他说路上又没有垃圾桶，我说扔马路边上没事的，这里都是草。儿子说，我们要爱护环境，垃圾扔草里，草要枯萎的，变黄的。一听儿子这样说，我真的无言以对，自感惭愧。看来一直以儿子老师自称的我，现在倒个头来变成了儿子的学生。不过这角色互换我非常满意，因为孩子已经明白许多道理。

孙一飞讲他老父亲在世时讲过一句话很有道理：缺啥讲啥。他在东斯文里一家农家菜饭店吃饭时讲了这段往事。东斯文里是个老上海旧地名，就是现在以石门二路、新闻路路口为中心一两公里区域内，不过恒丰路桥。自然博物馆是时尚地标，北京西路一大片绿地绿树，同对面国际丽都相映成趣。往南一点王家沙，繁华程度全球一线。

孙总长期生活在这片区域，他经营一家旅行公司，已经有二十多年历史。朋友都称他为静安区名人，不包括前两年划进来的闸北区。他经常请朋友和客户吃饭喝酒，饭店也在这片区域。走出这片区域，他总有点拘谨不自在，好像没带手机一样。

孙总是孝子，据说父母去世后他的悼念文章都发表在报纸上。他很喜欢写文章，每天早晨朋友圈励志“鸡汤”准时准点推送，省却了许多朋友看钟表表的麻烦。前些日子他想把这些华丽“鸡汤”编成书籍送读者，我劝他：你不是讲“缺啥讲啥”么？这种“鸡汤”书就不要现丑了。他已经出版过两本书，只送不卖，是个有情怀的老板。

郭老师现在是孙总最要好朋友，几乎隔天碰头。他们共同的爱好是老酒，当然也有文化雅兴。郭老师喜欢钻研学问，读了不少孙总不知道的书，两个人成为好朋友也是酒和书的叠加。介绍他们认识是老张，老张生活在静安区，同孙总也是二十多年的朋友。郭老师二十多年前是电话局布线经理，可以安排装私人电话，没有线路可以截波，牛得不得了。他讲当年每天下班时不知道去哪里吃饭，装电话的人中起码有一半要请布线郭经理吃饭。二三十年过去了，现在固定电话成为摆设，偶尔铃响没人敢接。

老张现在身体欠佳，老酒戒掉。孙总和郭老师还常常去看他，约好一起喝茶聊天。据说老张长年酷爱收藏，小小房间里许多价值连城宝贝。三个人一起聊天，老张大谈古往今来收藏轶事。郭老师劝老张变现一两件明清古董改善一下住房环境，老张坚持还有升值空间不肯脱手，孙总在旁边点燃中华香烟又在烹调明天早晨的“鸡汤”。“缺啥讲啥”是孙总经常调侃老张的常用词汇。老张对孙总太熟悉了，也有点当晚辈看待。每每孙总情绪波动数落老张种种不是时，我总归劝他：老张是你后天亲人的月老。

旅行公司业务竞争一年比一年残酷，孙总以他“鸡汤文化”的亲力和还是拥有一批景点朋友。他称自己是“江南王”，就是长三角区域不少景点老总还是认他的，逢时过节搞促销请他合作一把。酒过三巡，孙总又开始谈这几天放了几部大巴去了几个景点，下月又有十几车。朋友马上叫起来：缺啥讲啥！

孙总知道我缺少蛋白质，总归在饭局开始前一两个小时通知我，不打电话发微信：郭老师马上到，你来哦？如果没有杂事缠身，我毅然赴宴。13号线到自然博物馆站，从恐龙化石下面爬上来，沿山海关路步行到石门二路。遮天大楼夹杂破旧弄堂，东斯文里一带旧改项目还是任重道远。我们无法阻止城市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但是孙总和郭老师的后天亲人关系让我们庆幸城市还有永恒东西。

喝酒的人和喝酒的人又坐在一桌，朋友开玩笑讲孙总是“石二街道名人”。他笑笑泰然自若，在东斯文里区域，他不带手机也不会慌乱。我嘲笑他天天早上“鸡汤”是“缺啥讲啥”，他辩解几句，讲许多朋友喜欢他的“鸡汤”，没有“鸡汤”就像清晨没有鸡叫，有些人上班会迟到。孙总属鸡。

缺啥讲啥

单苏



养

